

【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】

张之洞

年谱长编

下卷

吴剑杰◎编著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


上海市“十一五”重点图书

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
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资助项目

【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】

张之洞年谱长编

下卷

吴剑杰◎编著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
光绪二十三年(1897) 丁酉 六十一岁

借比款修卢汉铁路。

中国通商银行成立。

德占胶州湾。

康有为上书变法图强。

光绪帝主变法。

正月初三日(2月2日) 致电江宁刘制台(坤一),商准续调德弁何福满来鄂充武备学堂教习。

正月十二日(2月13日) 奏陈筹设铸钱局、官钱局。略谓:

湖北近年以来制钱缺乏,市价日增,商民益形艰困。查湖北为长江中枢,南北辘轳之地,商贾走集,利在流通,断不能如他省之闭关严禁,自顾一隅。非广铸制钱,不能济用。亟应开局鼓铸,用资补救,并可辅助银元。兹据禀称,现在上海茂生洋行向美国汉立克纳浦厂定购春饼机、压字机、剪床、摇光筒及供此各项之马力汽机、刻字钢模,共银三万二千三百六十余两,限六个月到鄂。合计购机造厂价值工费约共需五万余两。至机器制造较之土法鼓铸,可少摊人工之费,铜铅成本折耗无多,与夫局用一切,均查照旧案,仍由外筹补,不动正款。又奏称湖北钱少价昂,商民交困。虽议设炉购机鼓铸,一时骤难即有现钱供用。惟有设立官钱局,制为钱票、银元票,精加刊印,通行湖北省内外。此票与现钱一律通用,准其完纳丁漕厘税。当于上年夏秋间在武昌省城设局试办。现又于汉口设一分局,以资推广。行之半年,尚无流弊。有此官钱局之钱票、银元票流播民间,庶可补现钱之缺乏。行之既久,民信既坚,官票大畅,则市价自平,而民困可渐纾矣。

同日 奏陈购茶运俄试销有效,拟仍相机酌办。略谓:

前因湖北、湖南两省茶商为洋商多方抑勒,以致亏累颇多。事关商民生计,必须设法维持。当查红茶销路以俄商购办为最多,惟有自行运赴俄国销售,庶外洋茶市情形可以得其真际,不致多一转折,操纵由人。然商力较薄,须官为提倡,以开风气。经臣于光绪二十年七月间会同湖北抚臣谭继洵、前湖南

抚臣吴大澂,电商出使俄国大臣许景澄托俄境茶行代销,并委员照料,计茶价、箱工杂费,出口关税等项,共洋例银五千四百七十二两零。复选购二茶中之最上红茶一百二十箱,分运俄境之阿迭萨及恰克图水、陆两路试销,由前湖南抚臣吴大澂电托素识之俄商余威罗福照料,计茶价、箱工杂费、出口关税等项共洋例银一千九百二十七两零。兹查许景澄先后代售茶价洋例银五千八百九十七两零,俄商余威罗福先后代销茶价洋例银二千八百二十一两零,均经汇俄,拨还归款。以利合本,均有盈余。既查明确有厚息,以后自当扩充仿办。官为之倡,商为之继。驯至招商局可以自造茶船,自立公司,于俄境自设行栈销售,收回利权,庶于商务、厘税不无裨益。

正月十四日(2月15日) 致电上海盛京堂(宣怀)。略谓:

二赤(指赫德)九条,明系沮华助洋。鄙人现拟奏请华商机器制造之物暂缓行抽十之法,俟洋商进口税允加之后,华商再一律照加。本拟即日缮发,惟证据不多,恐难动听。阁下南北商务均澈源流,请即作一节略详陈利弊,痛切发挥,并代总署筹一支展办法,以免坚执前说。

盛京堂来电(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到):离厂税抽十之法,俟洋货进口税先加之后再办,实系至理。十九年,宣请给南北洋凭照,方准设厂,力杜洋商制造。然洋商造土货固不如华商自造,而洋商雇华人、买华产仿造洋货,犹胜于洋货进口多矣。若厂货抽十,进口货抽五,议者无非谓华商一律,可服洋商,实则阳抑制造而阴助进口,其术甚狡。去年华商缫织厂二十余家约赔数百万,纺织厂亦赔百万。再重征十一,华商本短力薄,必致歇业,悉归洋商垄断,与兴利塞漏本意违背。钧处如即奏,此间华商当即公禀南北洋、苏、浙抚请咨奏,以归一律,并请速寄奏稿,以便函达户部。

正月十五日(2月16日) 飭蒲圻、咸宁、江夏三县出示晓谕绅民勿阻挠架设电线。略谓:

电线为方今要政,最为有益于地方民生商务之举。湖北潜江二千余里久已兴办多年,于堤工、赈务、商业及察吏、整军、缉匪、捕盗诸事皆臻便利,确有裨益。今湖南既已自长沙省城开造,接入鄂境,自应由蒲圻、咸宁、江夏等县地方驿路接造,以通武汉正线,联为一气,以竟全功。此事于民间有益无损,迅即晓谕绅民勿得误听讹言,妄生疑阻。

正月十八日(2月19日) 就抽十之法致电天津王制台(文韶)。略谓:

华商机器造货加税抽十,乃二赤(指赫德)毒计,沮华助洋,众商忧惧。去年江、浙及湖北各厂无不亏折,敝处去腊已电总署。兹拟奏请俟洋商允加进口税时,华商一体照加,折即日发。惟人微言轻,恐无益耳。尊意于此事如何,请速裁酌,与杏孙商之何如。

正月二十七日(2月28日) 致电上海华若汀(衡芳)先生。略谓:

两湖书院今年改章,令人人皆习算学,请分教面加讲授。拟添算学帮分教一位,须通代数微积分者,方可分阁下讲授之劳。如素知有此等好手可为台端助理者,请速示。

正月二十八日(3月1日) 奏陈设立武备学堂情形。略谓:

自强之策,以教育人材为先。教战之方,以设立学堂为本。湖北地据长江上游,南北枢纽,又将来铁路所发端,尤为用武之邦。当此时势多艰,自当开设武备学堂,以储将材而作士气。臣于上年回鄂后,即力筹举办,一面电致外洋选募洋员教习,一面规画筹款建堂、招考学生等事。拟专选文武举贡生员及文监生、文武候补候选员弁以及官绅世家子弟文理明通、身体强壮者,考取收入学堂肄业。缘上项诸人皆科名宦中人,将来效用国家,引伸会通,展转传授,上则可任带兵征战之事,次亦可充营务、幕府、军械局所之官。查武备学堂功课,分讲堂、操场两事。讲堂以明其理,操场以尽其用。讲堂功课如军械学、算学、测绘地图学、各国战史、营垒桥道制造之法、营阵攻守转运之要。操场功课如枪队、炮队、马队、营垒工程队、行军队、行军炮台、行军铁路、行军电线、行军旱雷、演试测量、演习体操等事。皆须次第讲习通晓,始有实用。其功课章程,令洋教习酌拟,总办道员核议转禀,由臣核定飭办。洋教习课程余暇,即令其诵读《四书》,披览《读史兵略》,以固中学之根柢,端毕生之趋向。另派华教习经理考选学生百二十名,并选派粤、津学堂出身久充教习者十二员为领班学生,按照洋教习讲说课程,译成华文华语,转述指授。诸生入堂后,除火食、操衣均由学堂供给外,每名月给赡银四两,分定月课、季课、年终大课,以考其优劣。派委署江汉关道、湖北候补道蔡锡勇总办该学堂事宜,并委奏调分省知府钱恂、浙江候补知府联豫充学堂提调。

同日 奏请华商机器制货从缓加税以恤商养民。略谓:

此次加税之举,在总署原意,谓洋商得在中国设厂造货,人工运费种种省便,利益甚优,故议酌加税则。洋商既加,则凡华商用机器造货亦应一律照加,以免洋商借口。特是详察商情,知机造各货加税一层不免有损多益少之病。自马关条约以后,中国商民知外人将来内地设厂造货,莫不感慨奋发,思有以防内蠹外漏之患,其集股分图占先着者颇不乏人。凡各处稟请购机造货者,臣多从允准,且为之筹备厂地,归并厘税,计画销路,曲意维持。总冀厚集商力,以挽此外溢之利源。数年以来,江、浙、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、缫丝、烘茧各厂约三十余家,沪、苏、江宁等处有购机制造洋酒、洋烛、火柴、碾米、自来水者。

似此各省气象日新,必且愈推愈广。彼洋商虽亦声称集巨资,设大厂,而迄今造成者只上海二三家,他处未之有也。无如华商智虑初开,行销未广,已成之厂获利无多,未成之厂集之匪易。洋商见我工商竟用新法,百计阻抑,勒价停市,上年江、浙、湖北等省缫丝、纺织各厂无不亏折,有歇业者,有推押与洋商者。商民延颈举踵,正以宽恤保护之法望之朝廷。臣愚以为洋商在内地改造土货本于华商生计有妨,是以旧约悬为厉禁。窃谓今日如洋厂之设否听之,而华商机器制造之税如故,洋商开一厂则华商习一法,洋商创一货则华民晓一用。果使华商本轻利稳,愈开愈多,洋商见华厂已经充牣,利息愈分愈薄,则续开自少。即如湖北织布局一开,而江汉关进口之洋布已岁少十余万匹,可为明证。目前华厂已将十倍于洋厂,是机器制造之利,洋商得其二,华商得其八。且就华洋各厂合计,出货自多,税额虽轻,税数必溢。此有益于民生而仍有益于国计者也。若于华商鼓舞、方见萌芽之时遽行加征,则华商困阻于内,洋商抑勒于外,数年之间,已成者歇业,未开者绝响,是九州之地产物力、万国之巧法厚利尽为洋商垄断之资。且洋商之究竟肯遵加税否,亦尚不知何时,而华商则已先敝矣。仰恳飭下总理衙门,将机器造货值百抽十之新章暂行缓办。一俟商务大盛而各国又一体允加进口税之时,再行举办。

二月初一日(3月3日) 致电江宁刘制台(坤一)。略谓:

鄂厂添购快炮机、样炮及造炮器具,由许星使(景澄)交美最时洋行分批运华。已到沪三批,未到者尚多。经鄂省驻沪转运委员樊棻请沪道照官物免税,沪道以官物仍须完税,必先奏明,方可援免。查此项快炮机件分批起运,尚未到齐,无从分核价值,将来敝处必当专案奏请免税。祈飭沪道先准樊丞接运来鄂,俾免久搁锈坏。

刘制台来电(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到):樊运鄂件,如系作样炮件,应照军火例免税。如系造炮机器,应照光绪九年总署定章,无论官商,均按值百抽五纳税。缘机器另有专章,不在官物之例。苏省购办机器均照章完税。除电沪道查明分别办理外,请飭樊委员遵照。

二月初三日(3月5日) 札委王秉恩督办纺纱局务。略谓:

该厂系官商合办,官股、商股各半,其势维均,其权力自应相等,互相维系,令商人得以展布,而官力处处得以勾稽,俾出入盈亏明白显著,毫无混淆,以示公平而昭慎重。飭委候补道王秉恩为督办,常川驻局。即与股商妥议各项明晰妥善章程,勿令稍滋弊端。[按:纺纱机器订购于上海良济洋行,价银英金七万五千镑,分五批付清,本息共约合白银六十五万两。]

二月初八日(3月10日) 出示严禁潜江等县绅民随意建矾筑坝,致妨河道水

利。谓：

据禀，潜江、沔阳、监利等县有人煽惑愚民，又欲在潜江吴家改口附近之马湖滩违禁拦河筑坝，乃札飭该三县出示晓谕绅耆军民人等，须知水道利害必须统筹通省全局，不能专顾一隅。若利己损人，以邻为壑，既为天理所不容，即为国法所不宥。务各开导无知愚民，切勿在吴家改口附近之马湖滩一带建矾筑坝。如有故违，立即查拿究办。

二月初九日(3月11日) 电复驻京德国公使告鄂省礼待德员情形。略谓：

法、景两员去年来华，到鄂之第三日，本部堂即行接见。嗣又接见两次。现照合同第一款，派充武备学堂教习，又从优派法勒根汉为学堂总教习，又照合同第五款，奏保法勒根汉加中国副将衔，奏保景次加中国游击衔。在本部堂看待该两员体统已极隆重。来电云不必使该两员怀退志，接阅之下，深为诧异。本部堂因该员系属西人，所以比本国之副将、游击看待从优，实在无可再加。本部堂惟知以礼貌分位相待，不知贵国陆军别有何等体统。况该员现派学堂教习系照合同办理。请贵大臣告该两员恪守教习职分，按照合同，听学堂总办道台节制，更与本部堂所派提调平行各办各事，不越分际。

德国公使来电(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到)：武备学堂德国武员法、景两位学识俱优，结实可靠。本大臣请贵制军按照德国陆军体统看待，不必使该两员怀退志，致与贵制军名望有关。本大臣深为企盼。

同日 示谕严禁铁路经过之处两旁田地私相买卖及倒填年月、高抬时价等弊，并飭各地方官六个月之内不准印契，以免影射舞弊，听候洋工程师勘明铁路、车站应用之地，插标订桩，分段丈量，照章由官给价，用杜争执，而重要工。

二月十五日(3月17日) 致电天津王制台(文韶)、上海盛京堂(宣怀)。略谓：

昨比领事来见，言其国家愿借，比他国总公道，并可先借钱，后造路，不必先有路而后可押也。如此办法，似贷款必可成。

二月十六日(3月18日) 再电天津王制台(文韶)、上海盛京堂(宣怀)，主借比款修卢汉铁路。略谓：

十四日比国领事法兰吉来云，奉该国君主命来见，铁路借款，极愿助力。比系小国，不干预他事，较诸大国为胜等语。鄙人云，闻美索息五厘，英索息四厘，但略有扣头，且须买物料，因此未定。如比国较他国章程公道妥善，方可商。大要五条：一、息只四厘；一、丝毫无扣；一、物料各国投标，物好价廉者定，不能必用比料；一、借款与路工截然两事，路工章程、利益，比国丝毫不得干预；

一、借款惟有以路抵押，惟须先借银后造路，不能待造成之路作抵。假如借款共二千万，先议定总数，银分限交，路分段押。总之，先银后路。能允此五条，当力劝盛京堂必用此款。比小国，流弊少。美虽远而大，亦难保无干预意。特奉达，请勿遽与英、美定议，至要。

是日 谭继洵已准其来京陛见，遵旨兼署湖北巡抚。

二月十八日(3月20日) 咨呈督办军务处，谓：

沪、鄂两厂会校制枪，并由洋匠克本将沪、鄂枪逐一拆卸，悉心考校。据称鄂枪均属合法，且在枪式、枪管、机簧管、板手机簧、来复线、坐力点、望牌座、准头、轻重、刀头等十处，实在优于沪枪。鄂枪全仿德国小口径新毛瑟，实属今日利器，未便改鄂从沪。

二月二十日(3月22日) 批汉口厘局稟日商抗缴厘金。略谓：

洋商运洋货进通商口岸虽有免进口厘金之条，然各国洋商在通商各口无论何国界内开设行栈，则应遵此国界内章程，纳马头、工部等费。若在华商界内，则应遵纳中国官所收落地厘金，以充地方之用。洋界工部局不于界外收捐，厘局亦不于租界内收厘，于是各界商人均无地方重征之苦，亦无幸免之弊。今东肥洋行不设在汉口各国界内，既不纳马头等捐，而设在华商界内，在华商马头起货，又不遵纳落地厘金，已属有违泰西各国通商条规。况复于货入华商手后包揽抗厘，岂非该行一家将汉口华商各项厘金亦一网打尽耶？此端尤不可开。

二月二十四日(3月26日) 致电上海盛京堂(宣怀)请添轮速运赈米。略谓：

川、楚同灾，饿殍日多，惨不可言。湘、鄂已购之米，省城已碾之谷，上海已买之薯，不下十余万，运到者不过两万余。多装速到，始有全活实济。若现在办法，非三个月不能运完，仍恐灾黎残喘不能待矣。可否飭“快利”以后专运赈米，此外再拨一大轮重运数次，庶可有益。[按：湖北上年水灾甚广，秋霖为患，民食维艰。宜昌、恩施、鄖阳三府皆山乡僻远，运赈难到，穷民多食草根树皮、观音土，惨不忍睹，饿殍枕藉。]

三月初三日(4月4日) 添委德员何福满、赛德尔充当军事教习。鄂省护军前后两营及工程队一哨练习体操，依照德国军制，及西法马、步、炮队、工程各种阵式及枪炮药弹装卸运用、机器理法、营垒、桥道各工程测量绘图诸事，宜人人皆须练习，日日排有课程。前已扎委德员贝伦司多夫充当该两营教习，非能分班遍教。现添派该二员，会同原教习及前后营营官张彪、岳嗣仪，提调钱恂等尽心训练，造成劲旅。

三月初四日(4月5日) 添委德员斯忒老为武备学堂教习。武备学堂于上年

冬间开办,已委德员法勒根汉、景次来鄂教习。唯学生有百余人,教习仅止两人,不敷讲授。经电商两江总督在江南自强军中调拨洋员斯忒老,充当该学堂教习。

三月初七日(4月8日) 致电宜昌道台赵滨彦等,告以宜、施、郢三府赈务已用银三十六万余两,宜昌白劝赈捐及义捐尚不在内。

三月十七日(4月18日) 就卢汉路借款事致电天津王制台(文韶)。略谓:

芦汉铁路,盛京堂注意英、德借款,已有成见。窃思借款之举,路权第一,利息次之。此事利害关系甚大。俄踞北路,故英欲占南路,虽此时草约尚无干预词句,然款巨年久,以英之强,随时借端生波,渐图干预,谁能遏之。若比国承造,自无此虑。或谓比股中恐附法股,此恐不同。即附有法股,乃法商,非法国也。事关大局安危,我等与有责成。设有后患,我三人均不能辞其责也。此事鄙见以为必须妥酌,而杏孙似欲日间定议。务祈急电切实劝阻,勿遽成约。

三月二十二日(4月23日) 就铁路借款须“国家作保”事电复总署。略谓:

洋债而以抵保为主。大抵无论何国,以路借抵而国家不保,断不能成。惟在国家于公司事体维持保护,使其一气贯注,事无旁挠,自然根底坚固,展步裕如,断无中辍赔累之理。若公司果不能还,则倒债既归国家代还,路必归国家收回。公司创其难,国家为其易,公司谋其始,国家享其成。此正国家意外之大利,似毋庸过虑及此也。至慎重借款之法,约有两端,一则借来洋债必须全归路用,一则所获路利必须尽还洋债。总之,借款既归实用,路工自可告成,洋债还期必能无误。

三月二十五日(4月26日)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请拨款造路,庶可有路抵借比国洋债。略谓:

比银行已到鄂会议两次,亦欲国家作保,并须先用中国自有之款,再用该国借款,暗合造成一段抵押之段之意。大约铁路借款非比关票,彼执可以抵完关税也。故无论议借何国之款,皆须如此。请照原议先发库款千万赶紧开造,庶可有路抵借,而商股亦可渐致,以免虚旷岁月。

同日 电复督办军务处,谓:

鄂厂去年出枪一千三百枝,炮三十尊。今年可出枪三四千枝,炮五十尊。明年工熟机齐,可出枪八千枝,炮一百尊。

三月二十六日(4月27日) 会衔奏陈筹办卢汉干路次序并请准借官款,分道开工。略谓:

芦汉铁道近三千里,费逾四千万。综其纲领,以借款、招股、工程为三大端。此三端者虽各为一事,而关键钩连。因应得其宜,施行有其序,则指顾可

以集事。否则，外商挟持，中商观望，旷日持久，弊亦无穷。熟察详情，皆因揣知千路必行，华股决难速集，其意以为必借洋款，始能动工。种种要挟，由此而起。总之，外洋借款无论如何借法，必有实抵而无空欠。中国历借国债皆以海关指抵，今总公司以铁路指抵，要必有已成之路，始可为抵保之资。路尚未成，保不足信。若因此迁延工作，则华商益逡巡不前矣。仰恳飭下户部将议准拨给官款一千万两，即日发给承领，以成分道开工之策，以操借款招商之权。路工之迟速，实以发款之迟速为断也。

三月二十七日(4月28日) 咨南抚院批复湘绅等请办湖南内河小轮。谓：

湖南绅士在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等稟称，自上年中日和议成后，上谕飭准于苏杭行驶轮船，淮、扬继之，江西又继之。湘省亦思效法试行，以资便利，稍挽利权。当批：既系官督绅办，专运矿产，又兼利涉重湖，不拖别项货物，他人不至借口，自可准其举办。惟此项轮船必须统归南善后局管辖，作为官轮，不涉商人之事，庶他商不至覬觐。又此轮系来往湖南、湖北两省，归宿全在汉口、沙市两口，其行销获利皆系湖北地方，其利益自应南、北两省公之。所有湘省共备小轮若干艘来鄂，亦准湖北绅士照湘省小轮数目制备，作为鄂省善后局官轮，驶行湖南，俾两省绅民同沾利益，以昭公允。

三月二十八日(4月29日) 致电天津王制台(文韶)，拟电复总署力陈借洋债建路由国家作保无损国家权益。略谓：

芦汉以拱卫为本，商务其末也。惟因官款难全筹，官事难核实，乃立公司。又因商股宜渐集，商力宜扶持，乃准公司借洋债。盖此路重在备缓急，不仅在课盈虚。即以盈虚论，如此长路，收费必盈。窃料竣工后，每年必有商股陆续可收，复有路利盈余可提，实有把握。但洋借款合同既欲列国家作保字样，则铁路不能不设一国家收回之说，未必确其有事也。国家虑及收回无益，亦譬如官款官造而已。况路在商手，只有路费可偿。路在官手，更有路税、路厘可偿。偿款有着，便无难事。

总署来电(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到)：借款既须国家作保，盈虚自当审慎。至谓公司果不能还，路归国家收回云云，公司既无利可图，收回亦属无益。务希再行会同详细体察，电复盛京堂一体知照。

是月 就湘省矿务委员与洋商戴玛德签订售卖铅砂合同事致函湘抚陈右铭(宝箴)。略谓：

阅其合同，不胜骇异，不胜焦急。开矿为遵旨举办之要务，原为兴利起见。若利尚未兴而权不我属，殊乖本意。查此约字第七、第八、第十一等款，均有无

穷之害,不敢不为台端陈之。查各种五金矿,所难在开采,不在化炼,更不在销售。今第七款定价每石洋例银一两二钱,自必永远照办。初开时矿砂浮浅,工价不巨,石售一两二钱或有微利。至开久窿深,必然遇水,须用机抽干,且须支持撑架,购机凿石,所费均属不赀,必致亏折。倘开至深处,矿质渐佳,其矿砂内之铅银必多,所值愈贵,又因定价过少,不能另沽,岂非两失其利。第八款水口山金矿均归戴玛德一人承买,不得藉词封禁,不得希图高价。是此矿华人出资出力,而洋人坐收全利,将来欲罢不能,欲另售又不能,自困孰甚。第九款矿砂非与原验不符,戴玛德不得无故不受。看似防弊,然彼若稍不合算,即称与原验不符,我无从辩也。第十一款兼及湘省他矿,亦与戴玛德交易,是不啻举全湘矿产归诸戴玛德一人,尤骇听闻。查戴玛德即戴马佗,该洋人自上年来华,图网中国全利,弟所深知,不止一事。观其公司以华利为名,能无懔懔。朱道濂、欧阳栋两委员不知何官何处人,并不详细稟请尊处酌夺,遽在上海与洋员订字画押,且有法领事印押,实属荒谬万分。此等大事,并无地方大员盖印押字,亦属怪事,或可藉此将此押作废。至所列见议陈季同者,其人著名荒唐,罪恶极大极多,海内海外皆知。戴玛德与陈季同相比久矣,不可不防。以上各种情节,窃恐阁下未及周知。弟既有所见,用敢飞布。务请设法挽救,以杜无穷之患。

是月 举劾州县官丁国桢、王翼等十员。又禁武、汉质当用钱店杂票,以推行官钱票。

四月初三日(5月4日)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详陈借洋债建路,国家但有作保之说,决非代还。略谓:

(三月)二十九日钦奉电旨:铁路既设公司,借款应归公司担保,何以洋人复索国家作保。况此路未成及甫成而未获利时,此项洋息从何取给,岂亦由国家代还耶。著再分析电奏。查前五年路未成时,每年止还利二十万磅,即在成本内开支。所招之商股,所借之洋债,皆成本也。后五年甫成时并不还本,仍止还利二十万磅。其时商股必已云集,应还洋息即在商股及路利内开支。路利虽不甚丰,必敷洋息一半十余万磅之数,此确把握者也。此路全工约计,本不须借洋款四百万磅之数。所以多借数十万磅者,正为此十年内未成甫成之际,商股、路利设或不敷洋息,以此数十万磅备凑还之用。照此计算,可资取给。公司既无失信之虞,国家自更无代还之事。盖公司系属认还之人,不仅担保。国家但有作保之说,决非代还。惟洋人以三十年为日方长,公司之予夺,督办之委任,铁路之利益,操纵均在国家,此各国议借路款仍须国家保其本息有著之故也。大抵仅给借款之额利则必保。若并与承办、管路之全权,则不必

保。权衡轻重,似宜循借款抵保之原议,未可贻事权属人之巨累。窃谓芦汉一路乃中国全路之大纲,将来南抵粤海,北接吉林,中权扼要在此,生发根基亦在此。气势畅通,全局自振,运载之利犹其末也。故芦汉干路论近效则通联中国各省之气脉,论远效则欧洲各国之转运。但患路工之不速,不患路利之不丰。

四月初六日(5月7日)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借比款修卢汉铁路已立草约。略谓:

复奏后又与比行切商,总公司系奉旨承办,但经国家批准,其权利必能归还借款。顷比行面称,彼国复电,果能如此,即不写国家作保亦可,允此合同只须国家批准,删去担保字样。当即定议,已立草约,一二日内即可画押。

同日 设铸钱局,飭盐法道会同藩、臬两司妥筹办理。

四月初九日(5月10日) 遵旨将比款草合同全录电致总署奏呈。

初八日电旨:借款代保改为国家批准,原可允行,惟批准二字亦非轻下,合同万无御笔批字之理。若批于奏折之内,则此折尚未奏到,该督等何由知为必准耶。草合同底着即电来,数日内且勿画押。

同日 因汉水盛涨,唐心口堤工溃决,京山、天门、汉川诸县告灾。是日致电唐心口彭守等,略谓:

堤工已成复溃,实深焦灼。速加作内帮,保下段已成之工。已费巨款,能修则修之,以冀补救万一。

四月初十日(5月11日) 奏陈鄂省整顿厘金,惟有责成地方官稽查。略谓:

湖北餉源惟百货厘金为大宗,盐课次之。惟货厘一事,其稽征之宽严,用人之当否,报解之虚实,其关键全视乎局员。得人则盈,不得人则绌。比年以来,水旱交乘,民生既形困苦,商业亦见萧条,厘金收数颇为短绌。值此时艰餉急,岂可再令入款日减。查各局卡委员实力稽征者未尝无人,而司巡蒙蔽、委员侵蚀者亦所不免。厘卡分布省外远者数百里以致千余里,并无考察之人,若谓一一皆廉介奉公,实难深信。窃思厘卡所在,若非附近城关,即系繁要市镇,其商货之衰旺,司员之贤否,弊端之名目,各该地方官绅必有见闻。特以向来地方官不预此事,以故但有窃议,不肯公言。反复筹思,惟有责成所在地方官稽查一法,尚可维系检制。虽地方印官亦未必皆贤,特既有民社之责,其自待总较局卡委员为重。相应请旨着为定章,将湖北通省厘金责令局卡所在地方官认真稽察。每届夏冬两季,即将此半年内境内厘卡有无弊端,商货是否畅旺,密行通禀一次。倘有较大弊端,地方官扶同徇隐,查出亦即撤任参处。

四月十一日(5月12日) 咨南抚院预杜洋商垄断湖南水口山锑砂。略谓:

前闻湘省矿务委员朱道濂、欧阳栋与法商华利公司戴玛德、见议陈季同订立合同,将衡州府属水口山所产之黑白铅砂售与华利公司之事,当经函商贵部院设法挽救,以杜无穷后患。嗣准贵部院函复,批将欧阳栋、朱道濂发交长沙府从严审讯,由该两人赴上海将所立合同退回作废,实为欣慰。

四月十八日(5月19日) 飭设立铁政洋务局兼管铁路、矿务事宜。略谓:

湖北向设铁政一局,现在汉阳铁厂虽归商办,而铁山、煤井、厂地、堤工以及从前用款与地方官交涉之事尚多,仍须有局员经理。至洋务事件,近来日形繁多,自应就铁政局设立洋务局,以昭总汇而资考究。又查芦汉铁路现须开办,路工与地方尤多交涉之事。至全省各项矿务,应办者亦复不少。今就铁政局改为铁政洋务局,兼管铁路、矿务各事宜。飭委北布、按二司,督粮、盐法、江汉关三道总办局务,现江汉关道、湖北候补道蔡锡勇为驻局总办,并委分省补用知府钱恂提调局务。

四月十九日(5月20日) 札飭自强学堂学生按月比较华洋文进境分数,分别甲乙,给予奖赏,不再另发膏火银元。

同日 以施南灾重路远,民情困苦,委宜昌镇傅镇台(廷臣)赴施督办赈务,由其切实会督府县筹办抚绥查账,务“以救济真正灾民为主,乡僻饿莩尤须加意赈恤。若城内多有街市游民、衙署吏役,断不容混冒滥领。多一人之虚糜,即少一人之全活。不惟有干禁令,抑且有伤阴德。如查有任听劣员劣绅、吏胥地痞等混冒把持情弊,地方官不能稽察禁止,定即从严参办”。又电“施南能设电线最好,诸事便利,如木料便,即办”。

同日 致电巴黎庆钦差(常)请代募教习。略谓:

鄂省拟设农务学堂,分为两门,一教蚕桑,一教种植兼畜牧。恳代募教习二人来鄂,能通英语尤便。

四月二十四日(5月25日) 会衔奏陈卢汉铁路议借比国洋款请迅赐批准。略谓:

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。铁路不成,他端更无论矣。芦汉不成,他路亦可知矣。自光绪十五年初议铁路之日起,忽忽八年。自光绪二十一年下诏自强之日起,忽忽又三年。今则吉黑北路已经许俄代造,桂滇南路,法亦来争代造,边患已岌岌不可终日。祇有此中权干路,犹可及时自主。而英、德耽耽虎视,几有不得此不快之意。种种谣言皆从此出。况西毕尔亚之路方日夜经营,我之干路,则部款既请而未拨,洋债又议而未定,华股更观望而不前,或且枝节横生,利其中止。似此传播,欧亚外人将以为中国决无自强之日。从此觊觎环

生,祸日至不可思议。此臣等不能不鳃鳃过虑者也。夫芦汉既不能缓办,则洋债必不能不借。臣等肩斯重任,总期及早观成,为自强根本。除将议借路款情形迭次电陈大概外,谨将所拟比同借款合同底本缮具请折,恭呈御览,迅赐批准,即由臣等电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比国驻京使,彼此按照合同办理。

五月二十四日奉硃批:依议。

四月二十六日(5月27日) 谭继洵陛见回鄂,遂交卸兼署抚篆。

是月 湘、鄂电线成。又荐举贤良之吏四人,参劾州县不职者五人。

五月初三日(6月2日) 致电鄂籍京官陈少司农(学棻)、张次珊侍御(仲炘)告以鄂省灾情。略谓:

鄂省自三、四月来浮雨暴涨,天气久寒,二麦伤坏大半,全省大略相同,郧、宜、施三府灾民愈苦。唐心口堤工已合复决,京山、天门、汉川一片汪洋,难民无算,无居无食,流离索食,惨不忍睹。冬、春以来,已用去银数十万两,米数十万石,库款捐款久已罗掘罄尽。各省募助亦皆尽观竭尽,已垫巨款尚不知如何归结。此时筹无可筹,捐无可捐,正在焦灼迫切之际。京捐一撤,来源已竭,将如此百余万灾民何?今义赈局既愿统捐公济,甚感。惟顺灾已过,存款尚多。湘去岁丰收,无须再筹。川灾固重,然川省财力尚裕,闻已由省拨银数十万两,存谷十万石,恩赏又较鄂为多。珂乡如此情形,恐非他省之比。望与义赈局切商,捐款能以六成济鄂,四成济他省,较为平允,并望转致义赈局。

五月初五日(6月4日) 札北藩司等委员及洋工师复勘汉口至保定全路地势。略谓:

钦奉谕旨,兴办芦汉铁路,前经本部堂等会委江苏候补知府汪牧乔年,会同美工师尔立枢即李治测勘自汉口至保定全路地势,业据禀报勘竣,详陈估工办法,呈核在案。事关巨工创始,考求不厌精详。现由本部堂会列王部堂(文韶)台衔复委汪牧乔年,加派候选县丞、法文翻译陈庆平会同比国洋工师沙地、洋书记博嘉甫,自汉口通济门外起,勘至保定省城铁路交接处止,全路地势约估工料物价,呈候核办。除会衔札委并分咨外,亟应飞飭湖北省经过各州县并传知豫、直境内各县一体妥为照料保护,勿稍疏忽延误。

五月二十一日(6月20日) 以辜汤生(鸿铭)素精英文,兼通法、德文,派充铁路洋务局翻译委员,兼办选译洋书洋报事宜,每年薪水八百两,按季支給。

同日 就官设银行事致电天津王制台(文韶)。略谓:

管君折急需复奏。银行乃保护中华商民利权之举,弟甚乐观其成。惟银行事弟实未能透彻,谕旨有计出万全,究竟利弊若何,彻始彻终,详细具奏之

语,岂敢率尔置议。且西国银行官开商开,判然不同,其章程窃亦闻知大略。而此次原拟章程不官不商、亦官亦商,不中不西、亦中亦西,利弊殊难详审。杏孙老谋深算,自勿庸旁人妄赞一词。此次复奏,弟可否勿庸列衔,亦不知为不知之义也。

王制台来电(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到):银行事,我两人本未与闻。管折交议,当是枢府因铁路误记。既奉谕旨,自须会议。杏孙电来,但言尊处属其拟稿,并未言及如何办法。今读来电,知彼此尚有异同。杏孙才足济时而屡憎于人。我等既因铁路汲引之,似宜始终护惜,俾底于成。若有他事稍有参差,恐外人乘隙而入,转于大局有妨。此案拟请仍如前议,属其赶紧拟稿,其命意措词有不和处,希从实改正赐读。如有管见所及,亦可三面往返熟商,期臻妥善而止。我公宏才雅量,中外钦仰,区区愚忱,望垂鉴焉。

[按:上年十月初八日,奉旨着盛宣怀选择股商,设立总董,集股合力兴办银行。本年正月十九日,盛主持拟订《中国通商银行大概章程》二十二条,有“拟请存官款,以示官为护持,与寻常商家自行开设银行不同”及“拟请户部拨存生息公款二百万两,以示官商维系,取信中外”等语。旋御史管廷献奏银行官设,流弊宜防一折,续陈原定章程窒碍多端。三月二十八日,旨着王文韶、张之洞、盛宣怀悉心核议,详细具奏。四月二十六日,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设总行开业,天津、汉口、广州、北京陆续开设分行。]

五月二十二日(6月21日) 致电柏林许钦差(景澄)求译才。略谓:

敝处需译材颇殷。尊处陆征祥、刘式训两员如差满回国,请令来鄂。现拟译西书切要数种,以示书院、官民广学识。壬、甲、丙三次铁路会书,祈访寄。又如水师专报及陆军、农务、商务、矿务及地学、天文会之切近者,均祈按次寄。其他切中国实用者,不拘何门,请裁酌,飭金楷理选购备译。此目前极紧要事,拟将陆续寄到者随时刊布,有一卷即译一卷,译一卷即刊一卷,深盼玉成。

五月二十七日(6月26日) 咨催盛大臣分批提还汉阳铁厂官本一百万两。原定官本炼铁一吨提银一两,陆续归还,并于预付轨价内分作两次先行提银一百万两。此时铁厂、铁路均归盛大臣督办,一气呵成。卢保、淞沪铁路现经开办,均已在铁厂订购钢轨各料,应请转饬铁厂先行于铁路预付轨价内拨还一批,解交铁路局分拨应用,以济急需。

五月二十九日(6月28日) 再电天津王制台(文韶)。略谓:

复奏紧要处已经会商杏孙拟稿,弟酌改数语,添数语,今日已交邮政局寄沪,由杏孙转寄。银行事弟实系外教,故拟不列衔。兹承遵命,谨当附驥。鄙意所断断者,出票不得过实本九成之数,不得兼作他项买卖及每半年由南、北洋大臣委员稽查一次。止次三条。原章有“本行准铸银元”一条,必不可行。铸币乃国家之权,此行系商开,如何可铸,必将此条设法化去。

六月初七日(7月6日) 札联豫会同洋员带同武备学生赴沿江学习测量。略谓:

前据武备学堂洋教习法勒根汉禀称,拟请于夏令放假时带同学生赴沿江大冶田家镇、江西湖口县石钟山一带学习测量及行军队之学,业经允准在案。事关出省,且学生及执役人等有一百余人之多,非有大员会同前往,不足以资统率。该守即会同洋员赴沿江一带,务须稽查约束,勿稍疏忽。

六月十五日(7月14日) 札纺纱局收改官办,拨还商股略谓:

湖北创设纺纱局,原为振兴商务,抵制洋销起见。原议官商合办,官股商股各半。而商则虑局务或多牵掣,呈递章程四条,仍以官为保护,商为经理为请。继议商既不愿官分其权,是责成全在于商,官未便再添股本,只能就已拨之三十万两按年取息,不问盈亏。而商又谓该厂需款繁巨,坚请官再发银二十万两,大意但欲官助商人之资,而不欲官问商人所办之事。似此用款无定,成见难融,是官商合办之局诸多窒碍,自不能不另筹变通办法。现据各股商合词公禀,请官收回,专归官办,自应照准。一切用款及所造工程验收属实,准先拨还商本十五万两,其余十五万两给发印票,一年为期,暂作存项,周年八厘起息。至以后应付机价,均由官为经理,按期清付。俟一二年后办有成效,再行招商承办,以符本部堂倡导制造、振兴商务之本意。

六月十七日(7月16日) 奏陈会同核议银行利弊,拟请仍旧商办,并由南、北洋稽查,以保利权。略谓:

西人理财之法,上自国家,下至商民,其财皆可由散而聚,由私而公。故一国之中,有无相通,缓急相济,子母相权,实以银行为商务枢纽。而银行又有国办、商办之别。国家银行,即户部之府库也。商家银行即众商之公司也,其利与害皆商任之。中国风气初开,士夫不谙商学,骤语以银行,鲜不谓利无把握,弊难穷究。创始之初,忌者疑者不一而足。臣等深知银行可保中国利权。现在各国银行接踵而来,若竟使华行摇惑中止,此后华官、华商、华民之利必为彼族一网打尽,而人且莫知其穷困之所由致。臣等往复电商,盱衡大局,既无中止之理,即宜筹护持之方。该行本属奉旨商办,自与国家银行不同,应令仍照招商局章程,俱归商办,而官为扶持保护。银行之害,惟在亏累一端。所以致亏之由,惟在兼作他商及多出银票两端。今已将不作他项之业一切买卖一节声明列入详细章程在案。至出票一节,今既明定章程,出票之数不得逾实本九成之数,必须存现银三分之一可备持票兑取,每半年报由南、北洋大臣稽查一次,似已周密稳妥,银行自不致有亏累之虞。银行既稳,自无从累及商民,更无

从累及国家。且章程已声明盈亏皆系商本，而商本又有定数，亦不致牵动大局。所谓利弊始终之大要，已具于此。

六月二十日(7月19日) 飭各局卡整顿厘金：

湖北厘金关系京饷、洋款各要需，已奏准认真稽查整顿。每届夏冬两季，各局卡将此半年内有无贩卖侵蚀、虚报苛勒等弊，以及商货是否畅旺，密行通禀一次。惟该局卡抽收之数是否相符，地方官无案可查。即飭各局按月开其收数及岁额历年比较简明清册与报总局之册式样，一律送由地方官备查。

六月二十四日(7月23日) 致上海盛京堂(宣怀)。略谓：

比款议已数月，此款不成，他事难办。改借他国，必须再奏，必致枝节横生。且英商此时虽说得好听，若辞比款，必又刁难，其时进退维谷矣。洋商惯技，想已烛察。

七月初一日(7月30日) 致电日本裕钦差(庚)请代泽东洋报。略谓：

敝处欲译东洋报以广见闻。贵署有翻译生员，可否专派一两人译其紧要有关中国政事学术者，按旬交邮政局寄鄂，其薪水由鄂出。

七月初二日(7月31日) 湖北枪炮厂制造洋式快枪快炮，需用进口罐钢，非独道远旷期，价昂耗费，且恐有事之秋，购运诸多窒碍，遂向汉口德商礼和洋行订购德国名厂精炼罐头钢并铸钢机器全副，价值及运保各费共德银十三万三千马克。先由礼和洋行垫出，自立合同起两年后分三期归还，利息七分，利随本减，飭江汉关道于订购合同加盖关防。

七月初三日(8月1日) 致电柏林许钦差(景澄)请代募洋教习。略谓：

鄂省武备学堂须添募洋教习二员，一授测地、绘图，一授马、步、炮队操法。祈托克厂或他友荐举精练和平者，但不必再托德兵部选派，缘前来之法勒根汉性情偏激，不易调驯，若渠自觅之人，更难驾驭矣。

许钦差来电(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到)：教习已募得德守备二员，月薪各一千马，订三年，日内即可画押，先闻。

七月初六日(8月3日) 以防、绿营所练寻常枪炮及刀叉等物殊鲜实用，飭“各营挑送兵勇一成来省练习洋枪体操。练至半年，遣回本营教练同营兵勇，仍另调一成来省学习。半年一换，务使各营兵勇展转相授，一律练成劲旅”。

七月初十日(8月7日) 札湖北各属州县购阅《湘学》、《农学》各报。略谓：

本部堂近阅《湘学报》，大率皆教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，议论闳通，平正无弊。又上海《农学报》大率皆教人务农养民之法，考核精详，确有实用。其一有裨士林，其一有关民生，自宜广为传布。除省城各书院、衙门由善后局出资购